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劉子遺書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炳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王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劉子遺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劉子遺書四卷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錄是編凡聖學宗要一卷載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銘西銘程子識仁說定性書朱子中和說王守仁良知問答等篇各為註釋蓋本其友人劉去非宋學宗

源一書而增益之加以詮解改為今名學言三卷則宗周講學語録其門人姜希轍所刻宗周生於山陰守其鄉先生之傳故講學大旨多淵源於王守仁蓋目染耳濡其來有漸然明以來講姚江之學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諸人大抵高明之過純入禪機奭齡講學白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為説去守仁本旨益遠宗周獨深鑒狂禪之弊築證

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務以誠意為主而歸功於慎獨其臨沒時猶語門人曰為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云云蓋為良知末流深砭痼疾故其生平造詣能盡得王學所長而去其所短卒之大節炳然始終無玷為一代人倫之表雖祖紫陽而攻金谿者亦不能以門戶之殊併詆宗周也知儒者立身之本末惟其人不惟其言矣乾隆四十六年八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劉子遺書卷一

明 劉宗周 撰

聖學宗要 小引

孔孟既沒越千餘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横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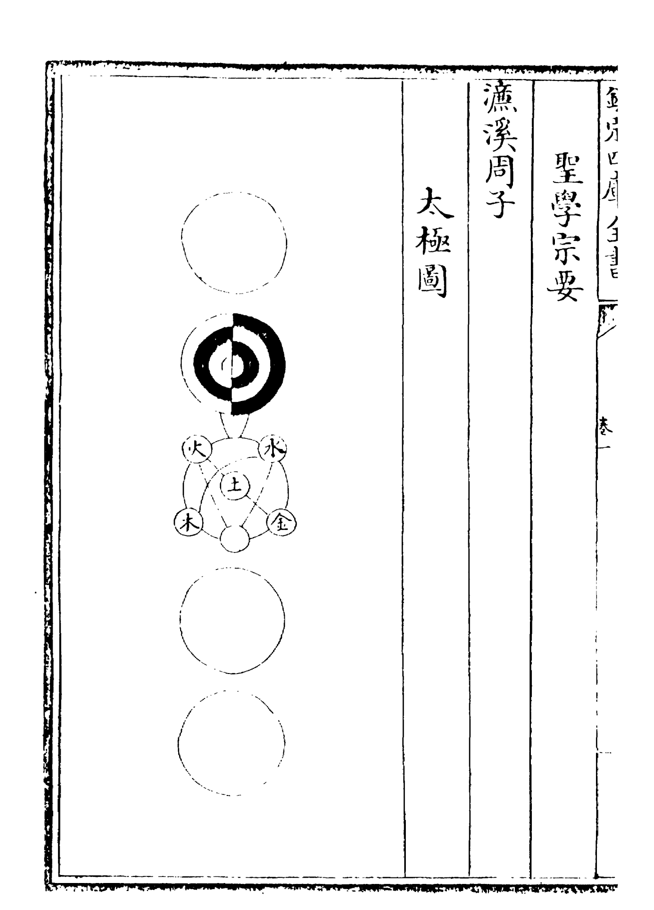
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謂不孤顧後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即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故亦往往囿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騖莫得其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子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其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哉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說題之曰宋學宗源輙灑然有當

於心爰益以識仁東銘及已發未發全書又合之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耳由今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昔朱子解太極晚年方出示人而程門高弟相從半載方得西銘看古人不輕易讀書如此令一旦盡與拈出得無失之草草否讀者知之時崇禎甲戌夏日劉宗周書

聖學宗要

濂溪周子

太極圖



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

故謂之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為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唯人得之以為人則太極為靈秀之鍾而一陰一陽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殽之為五性而感應之

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為靜者主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為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於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物返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即生死之說而開闢渾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

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〇愚按太極圖說其要歸之知生死何以故此佛氏所謂第一大事因緣也但佛氏向父母未生前討分曉吾儒則向天地未生前討分曉比佛氏因緣殊大佛氏討過分曉便以無生為了義吾儒討過分曉便以生生不窮為了義以無生為了義只了得一生以生生而不窮為了義并天地萬物一齊俱了其為大小之分更自天淵夫佛氏之生死本小而看得以為極大便是難了處吾儒直作

等閒看過生順沒寧而已周子此言殆亦有為而發

與

橫渠張子

西銘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

事沒吾寧也

此篇舊名訂頑程子謂起爭端故易之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如一頭兩足合之百體然蓋原其付畀之物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之不得其所其能自已

於一體之痛乎于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為一體之脈而通之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即是窮神踐之事即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生死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為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明道先生云訂頑之言極醇無雜

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終篇之意本體工夫都無滲漏讀者知之○謹按此篇之意大抵從周先生圖說來但周先生自先天說起由造化而人事其義精此篇從後天說起由本體而工夫其事實至西銘之所謂仁即圖說之所謂極西銘之所謂屋漏即圖說所謂主靜立極之地與

東銘 原名砭愚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

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心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為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為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

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明道程子

識仁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

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甞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叅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篠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

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已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誠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對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

本心為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為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按先儒以為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為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為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為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

却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遺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愚按識仁篇分明是太極圖說脱出真手眼而一字不落註脚可謂善發濂溪之藴周子說太極程子便於此中悟出一箇仁曰與物無對周子說二五化生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皆備之體周子說中正仁義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義禮智信皆仁也周子說主靜程子

便於此悟出箇誠敬而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周子說天地合德程子便於此悟出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種種青出於藍矣先儒嘗言兩程子平生不曾及圖說一字而至所以與學者相授受大抵不出此意由今考之伯子信然然先生他日有言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乃知太極圖子原是人人自家有的程子何嘗乞靈於周子周子何嘗乞靈於大易

定性書

橫渠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内外也且以已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茍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此伯子發明主静立極之説最為詳盡而無遺也稍

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詮解今姑為之次第首言動静合一之理而歸之嘗定乃所以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静非静也天地之嘗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静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自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即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

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静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嘗寂而嘗感故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静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子誰克發明至此乎

紫陽朱子

中和說一

朱子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

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朱子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見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為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麤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切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道邇

求逺亦可笑矣

言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説三

朱子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盖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静語嘿之間者也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

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嘿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嘿不致其力

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甞行乎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静中之動復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静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動是則寂而未甞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静是以感而未甞不寂寂而甞感感而甞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以心為主及主敬之説最為諦當

中和說四

朱子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不審也

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為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儱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

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叅中庸奥旨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叚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為未發者存乎其間即已發處窺未發絶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為儱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為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為未盡而反求之於心以性情為一心之藴心有動静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

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即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為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於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

子而周子自周子有主静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人嘿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平游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静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踈於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獘而學人向上一機必於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証而後有

此定論則朱子平生學力之淺深固於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於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静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户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亦得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為善學濂溪者

陽明王子

良知問答　　答陸元静澄

澄問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静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王子曰是有意於求寧静是以愈不寧静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亦照非實信得良知安得如此說

澄問良知亦有起處云云王子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雖有時而或蔽其體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存養省察何嘗不是宋儒之說但提領在良知耳

澄問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嘗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王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

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只為人人承認不起所以當面錯過

澄問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

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耶王子曰理無動也嘗知嘗存嘗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為即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循理為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澄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

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

靜乎抑有動有靜乎王子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

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茍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

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静謂之陰之生非謂静而後生陰也若果静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静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静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静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静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静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

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從欲而槁心一念說不得是靜中有動靜中有動即是靜而無靜

澄問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

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為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王子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澄問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

恐懼為良知何與王子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澄問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與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既曰妄心亦照則在妄心固可謂之照而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妄與照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王子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

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因妄不生故照不立但可謂之無妄無照不可謂之無善無惡

澄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

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所生而克之則病根嘗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也若欲刊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王子曰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

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别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功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澄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與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

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王子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

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叚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

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本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觀先生前後二則直是抉着人病根骨髓處不由人不推門入臼而儒佛之辨亦較然

澄問大學以心有所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

而出儒入佛矣可乎王子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現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誠以見其精切則此節之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

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

瘧病全在未發時真能致知者工夫只於此時用○自有宋諸儒而後學者專宗紫陽氏家法為入道之方即江門崛起直溯濂溪猶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獨陽明子讀大學至格物一解謂朱子即物窮理之說為支離而求端於心天下無心外之物即本心以求物理是為致良知

於事事物物之間而意可得而誠也遂揭致良知三字專教學者而答陸元靜數書發明中庸之理甚奥則其真接濂溪之傳者其曰未發之中即良知即主靜立極之說也其曰良知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即性無内外之說也其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即敬無動静之說也其曰自私自利為病根即識仁之微旨也最後病瘧一喻尤屬居要語所云服藥調理在未發時者又即朱子涵養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

日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至陽明子則合言之耳孰謂其果立異同於朱子乎夫諸儒說極說仁說靜說敬本是一條血脉而學者溺於所聞猶未免滯於一指而不能相通或轉趨其弊者有之致良知三字直將上下千古一齊穿貫言本體則是極極不墮於玄虛只此是仁仁不馳於博愛言工夫則只此是靜靜不涉於偏枯只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為易簡直截之宗也或疑子之學近於禪者乃儒釋

之辨直以自私自利為彼家斷案可為推見至隱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於此一差無往而不異不必禪也於此不差雖謂茂叔為窮禪客亦可也於子又何疑哉

拔本塞源論

王子答顧麟畧曰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

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

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與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異類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氷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

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

已唐虞三代之治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井閭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

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効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繁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則才質之下者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

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

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聽而耳之所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説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

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説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茍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類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

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塲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姸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怳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

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底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諸儒而諸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

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實其稱名借號未嘗不

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

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先生雖一時應病之論而功利一砭實以扶萬古之人心孟夫子好辨之後僅見此篇

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為居要即太極圖說之張本也乃知聖賢千言萬

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為未發以感而遂通者為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涸是也自其所發者而

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静一原顯微無間者也中為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為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為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即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静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於邊際無當於慎

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為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為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因宋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為致中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即未發之中仍落宋儒之見又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

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為工夫而不覩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為極則而反墮虛空之病既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為絶德故雖以朱子之精微而層折且費辛勤以文成之簡易而辨難不遺餘力況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為之拈出以俟學者

劉子遺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劉子遺書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王佋

劉子遺書卷二

明　劉宗周　撰

學言一

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員能平能直員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為天蟠而為地運而不已是為四氣處而不壞是為四方生而不窮是為萬類建而有常是為五常革而不

悖是為三統治而有憲是為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為易政事之為書性情之為詩刑賞之為春秋節文之為禮升降之為皇帝王伯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游於漠氣合於虛無方無員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求仁孔門第一義克復求仁第一義也吾儕日用之間一揚眉瞬目無非護持此己過惡皆從此生假令此己不立雖聲色貨利亦天理邊事若為己而設即道德性命亦人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在公私之間而已學者常將此己放在天地間做公共一物看已是大家主人翁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恁次第

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一向放失在外不知主人翁在何處一旦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

覔心惟有一敬為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静定無有動静顯微前後巨細之岐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衆寡無小大只是一个工夫

夫子所云異端即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起念便是佛從成毁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中韓從毁譽起念便是鄉原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是聖人體叚

情動而溢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留者歉於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吃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無益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甞差慈湖言意禪家機軸一盤托出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合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

於無知知旣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學行之邪正判之義利而已有辨而淫者曰義利也利
乃所以爲義也則學術亂矣以上庚申前録
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古人云一
日用力思之汗顏失今不力墮落百年一旦挾以俱盡
形銷骨化叱垢猶存塵土坐以無光猩狸顧而却步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

何等氣象

枉一尺不以利尋丈者吾儒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者楊氏也其迹相似而實有公私之辨吾儒有見於義無見於利而楊氏反之也夫楊氏所謂一毛者亦豈不在名義中較量哉特其所為義乃一己之義而非天下之通義則適以就其一己之利而已

楊墨之見不甚相遠試觀摩頂放踵之意其最初曷嘗從天下起見雖曰天下之利而實一己之利也茍無利

於己雖拔一毛而利天下有所不為矣同乎自私自利之學楊氏正用之而其情近墨氏反用之而術愈巧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斬釘截鐵胸中淬一利刀方有建竪可言

每遇拂意事即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為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

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回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閭閻或應接賔客或散步庭除或静窺書冊或談説無根或思想已往未來或理

藥餌或擇衣飲或詬童僕或措饔飧恁地捱排莫可適莫自謂煩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原所自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悞讀一書此一書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每念當世無忠告之友吾無從抉吾過焉幸而人言有及我者矣則遽抵之曰此嫉忌我者無顧也則亦弗思

之甚矣試反而思之此嫉忌我者胡為乎來哉苟有以當吾之過無往而非忠告也使吾於忌口之外求忠告幸而一當又安知非讒諂面諛之人乎人言之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匿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忽有告我者曰或詬汝則將應之曰某未之聞也果有之吾反吾罪焉又有告我者曰或欲聚衆而辱汝則將應之曰夫夫也亦何至於是果有之吾反吾罪焉忽遇詬且辱我者於前則何如曰敢請某之罪不得則迴車而避既解仇焉則何如曰擇其善者而與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然則唾面而乾者是乎劉子憮然曰非謂此也吾將勵人以進吾學也 以上癸亥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

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為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汩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為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

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今世之學道者自謂十分親切覺此中隱隱一物有以出乎其上或潛或露時有時無此處毫釐走作彼處十分花假只為其志在此而不在彼也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衣食間足以動之何以為志聖人直鄙其為無志耳須知男兒負七尺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思頂天立地做第一流人直欲與蠅頭爭得蝸角爭鬭溷廁之中爭臭味豈不甚可悲乎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最是催人上路語若於此信不及便無法可治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游思妄想即這裏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為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

古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解一下即吾人千修萬行亦只

要求解一下解得盡便是聖人不盡則爲賢人解有分數是學人全不解是凡夫凡夫不解纔求解則立地便見聖解解則只是解此耳今曰惟聖有解凡夫安得解此之謂不解又曰人皆不解我獨解此之謂凡夫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此心絶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

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學問之道只有緊關一下難認得清楚如所謂寸鐵殺人者是聖賢之訓多隨地指點大約使人思而自得之此項工夫直須五更清夢時血戰幾場也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為妄見思為妄思有見與思即與消融去即此是善學君子之道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胷中逼窄不能容物只是名利心未除利心在則一切
利害得以動我又何以觀天下之理而順萬物之應乎
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个天命之性則率性
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个慎獨獨即中
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
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當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日如温公念個中字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為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慎獨屬致和兩者分配動静豈不睹不聞與獨有二體乎戒懼與慎獨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

之功乎

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漑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更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

一元生生之理亘萬古常存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

無終渾沌者元之復開闢者元之通推之至於一榮一瘁一往一來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以為命人得之以為性性率而為道道修而為教一而已矣而實管攝於吾之一心此心在人亦與之無始無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

天地之大本吾一體盈天地間有一物之失所即我之失所非徒安全之而已又必與天下同歸於善然後有以盡其性蓋吾善善之量原如此而況處綱常倫理之

近乎遇父有不慈欲曰吾孝已至也得乎遇君有不仁欲曰吾忠已至也得乎君子之言孝正以成其父之慈也君子之言忠正以成其君之仁也拔一毛而引周身之痛一毛非外也外周身而護一毛又可得乎知血肉之痛而不知義理之痛亦不仁之甚者矣

多事不如省事有事不如無事以一事還一事則事省以事順事則事無間何以能之曰無欲以上乙丑丙寅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

以寧動動復歸静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静而人心惟以静為主以静為主則時静而静時動而動即静即動無静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

天樞萬古不動而一氣運旋時通時復皆從此出主静立極之學本此

對誠通而言則誠復為静本一氣之所從出而言則通復皆屬之動蓋生陽生陰生生不息處便是動然而孰

主張是執綱維是

周子主静之静與動静之静迥然不同蓋動静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又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何以又下箇静字曰只為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静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以上甲戌

只做向上人只問向上路只此一路更無旁蹊曲徑可托纔一跌足墮落千仞

一味退藏一味闇淡寡言以抱吾之愚省事以守吾之拙亦可以寡過矣乎 以上乙亥元旦壁帖

涵養與克治是人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問涵養曰勿忘勿助學人大概是助病幾時得个忘也

知人之道莫先於知言書有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君臣朋友皆然

論人之要心術爲本行誼次之官人之要職掌爲主流品合之

格君心定國是

端本澄源在正心誠意提綱挈領在進賢退不肖本正則末治綱舉則目張兵農錢穀各有司存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有勝己者有憎己者有疑己者有異己者皆我師也有勝己者知我之不若有憎己者知我之不肖有疑己者

知我之未信於人有異己者知我之尚同於人

一日三箇點程子曰其餘時做甚句當蓋點鐵成金語也只為和叔並未一箇點在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无妄亦無誠

訐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慎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六賊也以察為明以猛為威以愎為斷以自用為勵精以私智小術為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以六賊必無幸矣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況大亂之後千里為墟吏出無民之地官出無田之賦人主亦何以立國為今之計宜散天下流移之衆以歸民聚天下流移之民以歸農合天下之農以寓兵又鼓天下之商以佐農教天下之農以為士而又率天下之士以為民事則天下事可幾而理也

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情即天理今之所大患者在人臣有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正為以私交廢公義也

而今者絕人情以徇一己之情反謂之無情面乎上積疑其臣而畜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則君臣之情離矣此否之象也卿大夫不謀於士庶而獨斷獨行士庶不謀於卿大夫而人趍人諾則寮采之情離矣此暌之象也如是則亦可謂絕情面矣然欲國無危亡也得乎大抵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時拂天下之公議以就一已而不為私如周公孔子之過吾黨之直是也情面去其心而從面有時忍一己之

私以就天下而不為公如起殺妻牙食子之類是也

主術之病三一曰自用一曰自是一曰自滿官邪之病

三主自用則規卸愈巧主自是則逢迎愈工主自滿則

威福愈借

世道昌明之日其君子必身任天下之勞而遺小人以

逸世道艱危之日其君子必身犯天下之害而遺小人

以利當君子相安之日則恬者必為君子競者必為小

人當君子爭勝之日則勝者必為小人負者必為君子

然則治亂之數又誰制之乎曰制於人以君子而與小人爭是亦小人而已矣斯亂之道也

日有食之陽見蝕於陰日之過也月有食之陽盛而凌陰亦日之過也

心以物為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程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喜怒哀樂性之發也因感而動天之為也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心之發也逐物而遷人之為也衆人以人而汩天聖人盡人以達天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慎獨獨一也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而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之一字是古人吃緊為人處為小人言曰弗思耳為庸人言曰思無邪為學人言曰慎思曰近思為賢人言曰儼若思為聖人言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每拜疏君父多以觔張履錯蓋得失太重故耳誰謂不

蹈鄙夫行徑○且就得失心搜求去是今日吃緊工夫

朱子云隱微深錮之疾此即為一輩小人後天之司命即尋常發心措事未嘗不勉於善而密制其命者既定卒亦歸於為惡而已

每日間只是一團私意憧憧往來全不見有坦然釋然處此害道之甚者

問服官之要曰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有我之病惟發為勝心勝氣最難持

問誠明曰誠中有明明亦性也明中有誠誠亦教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

誠失而後明善學者誠而已矣

天命之謂性以其情狀而言則曰鬼神以其理而言則

曰太極以其恍兮惚兮而言則曰幾曰希以其位而言

則曰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即在人心中看始見得心性

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起是就至
麤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
虞廷說箇惟微是指道體至微至妙處說箇精一是指
工夫至微至妙處又說箇執中是指本體工夫合一至
微至妙處所以為千萬世心學之祖
亡友劉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
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
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乃今只是簡點當面人卻被當

面人一箇點我也懿哉吾友為之憮然

纔說聖人為不可為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為必可為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師道立而善人多若取友則損益種種矣自世鮮師道故擇友為急

堯如天如神真是逈隻千古為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自己是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真自道也故

一生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好察聞見若決所以浸假登高造極自庸人做到聖人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說艱其一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補過云爾終被他做了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處即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做

舜極難不合有不是處號泣二語是真實語也予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録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語是真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與弟都坐在庸人局内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脚處只是一些子及瞽瞍允若之日已認得有不是

處與舜只爭先後之間耳

中庸有數吃緊語一曰知行合一之說言不明而曰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言不行而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也一曰誠明合一之說言誠則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言明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是也有隱見合一之說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有顯微合一之說鬼神之為德是也有天人合一之說闇然而日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約之則曰慎獨而已

天命一日未絶則為君臣一日既絶則為獨夫故武王以甲子日興若先一日癸亥便是簒後一日乙丑便是坐失事機嚴哉學者於進退語默動静之宜皆合如此看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即欲可以還理為善為惡毫釐而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

後不仁嘗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其始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讀尚絅之詩而識獨體之藴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天

下文章莫著於是而却藏於至闇之中不可得而睹不可得而聞淡簡溫三句正見獨體之妙分明中庸真面目知遠之近三句獨中自有之真知也善學者時時提醒此便是聖路便是天衢故曰可與入德又讀潛伏之詩而知君子慎獨之功焉首從人所不見處杜其疚病之門而猶慮其孔昭也又讀屋漏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焉同是爾室之中又向屋漏處討消息并已不可得而見矣又讀靡爭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焉當奏格之

時止有一湛然純一之氣象并喜怒且不可窺而民已化賞謂心賞之即喜也對下怒字又讀不顯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焉一理渾然名言莫措并其德且歸之不顯而百辟已刑之當此之時內外兩忘而化於道只是篤恭而天下平慎之至也又連咏明德之詩而知君子慎獨之功之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微之又微曰不大曰如毛曰無聲且無臭嗚呼至矣無以復加矣可見獨體只是箇微字慎獨之功亦只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

心惟微以此

慈湖言無意陽明子謂不免著在無意上了可知纔言無意便是意也

多言浮也譆言淫也辨言愎也巧言佞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以故真知故也何以真知故一真无妄故也故曰復則不妄

自來久少工課此心憧憧為却何事來豈所謂月一至者耶或曰官家有公幹然不曾有公幹廢却三飡

愎之一字最難治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也須從起處下手方得力既成已無及

陽明子曰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并此二心即無靜無動即是無極而太極

珠藏澤而自媚玉藴山而含輝非爲山澤借光也珠玉之所以發光於至靜者其神自不可掩也及夫割珠斲璞而至寶之性弗全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髙存之以不許顔子之簞瓢及子路使門人爲臣爲窮

理盡性之至獨異於佛氏言性處予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賁車買櫝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夫婦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為私意所動故憒憒

辨心種者仁義而已矣心中只一點生意是仁這一點生意純一不雜處是義

天之命脈獨鍾於人飛潛動植人之餘氣也盡其人者並飛潛動植與之俱盡矣人之命脈獨鍾於仁義禮智

信皆仁之餘氣也盡仁者并義禮智信與之俱盡矣
一心也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
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麤之合天下國家與身
而後成其為心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聖賢言
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惟大學列
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
表之曰明德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遞在身身之本

通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是真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意誠則正心以上一以貫之矣今必謂知止一節是一項工夫致知又是一項工夫則聖學斷不如是之支離而古人之

教亦何至架屋疊牀若是乎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善而無惡也惡得以所發言乎如意為心之所發將孰為所存乎如心為所存意為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

意為心之所存則至靜者莫如意乃陽明子曰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何也意無所為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惟微之體也吾請折以孔子之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謂動之微則動而無動可知謂先見則不著於吉凶可知謂吉之先見則不淪於凶可知曰意非幾也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知無體以物為體物無用以知為用知無用以意為用意無用以心為用此之謂體用一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大學是一貫血脉不是循序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

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為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

象即是獨中真消息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即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方便法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果然犯心行路絶語言道斷之譏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為動念邊事不能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内有以心為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等語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説最後更以察識端倪

為第一義為悞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

然終未得中庸本旨

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

為千古卓見却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

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

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

蓋以表裏對待言非以前後際言也中陽之動也和陰

之靜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

但言道不可離即睹聞時已須臾無間斷矣正為道本之天命之性故君子就所睹而戒慎乎其所不睹就所聞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直是時時與天命對越也

或曰君子既嘗戒慎所睹矣又必及其所不睹既嘗恐懼所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即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

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無隱見無顯微無隱見顯微之謂獨故君子慎之

不睹不聞天之命也亦睹亦聞性之率也即睹即不睹即聞即不聞獨之體也

或問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然不動之時又有感而遂通之時寂然之時喜怒哀樂終當冥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終當造於有象安得以未發為動而已發反為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

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為性也性之所以為性即心之所以為心也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即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以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即止

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以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為推遷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為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喜怒哀樂其為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

獨如何識得天命之性

天有常運人有常情至於當喜而忽感之以怒當怒而

忽感之以喜則情爲之俱變矣如冬日愆陽夏日伏陰

惟人事之感召使然而天率不改其常運

天命之謂性此獨體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故君子終日凜凜如對上帝

問中即獨體否曰然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

之和

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即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

萬物即萬物之疾痛痾癢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不若中庸說得

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為這些子

討消息胸中實無箇敬字也

戒有毅然止截意愼有恪然封守意恐有惕然沮喪意懼有凜然崩隕意二義一步入一步四字一層進一層蓋戒愼就隱處說工夫恐懼就微處說工夫人心惟耳根最微故夫子六十而耳順誠難之也若於此不加謹凜仍不免一時洩漏并其所不睹處亦成洩漏矣末章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復兼色言意蓋如此微字視隱字更微顯字視見字更顯也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

為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凡今一切閒言語閒勾當閒臆想閒是非總是閒居為不善情狀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除却此等更有何事可言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為君子而時中

宅中於庸闇之至也

道體本是一中賢智者從而過之有意過之耳此意湊泊處只是毫末而其究成千里之謬

劉子遺書卷二